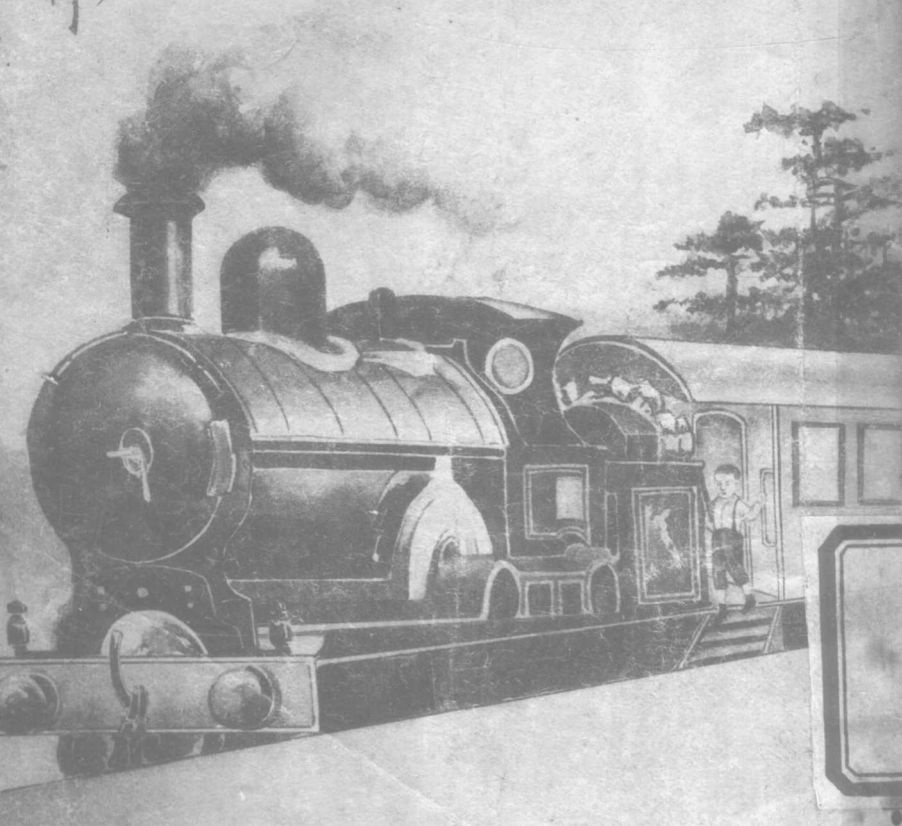


奇情  
小說

# 孤離劫

上海進步  
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



編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

分售處

中

華

書

局

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 
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 
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 
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

瘦腰 吳胡郎 寄塵 進步 甘肅 棋盤 拋球 文上 明書 文上 明書 中上 華書 局場 局街 局路 局

奇情小說(孤雛劫)全一冊

每部定價洋二角

奇 情 小 說

孤 雛 切 提 要

叙一兒早孤季父艷其遺產設計棄兒於野  
被一農婦拾得輾轉經無數困難曾一至親  
母處彼此均不相識至季父處季父亦不之  
識初季父棄兒時曾於其衣襟上畫一紅蘭  
花作記號旋爲季父察破欲置兒於死地季  
父之僕洩其事於兒並導之見母母子遂復  
團聚此書開場時只從賣兒叙起其季父所  
爲至最後始行點出用筆極爲超脫中間結  
構離奇事事出人意表而母子相逢不相識  
處尤能摹繪入神他如詼諧處令人失笑悽  
惻處令人酸心亦小說中之所拔萃者

## 弁言

此書本係某君自西文譯出。原書寫孤兒之淒涼。奸人之陰險。頗能動人。顧結構雖佳。而篇幅甚短。粗枝大葉。未能委曲描摩。余因本其意。演爲八章。得三萬字。又以己意。妄爲增損。較原譯更爲曲折詳盡。而移原譯篇首置篇末。自謂格局亦復生動。其中寫人情風俗處。或不能確合歐風。未免爲識者所笑。幸小說不必苛求乎此耳。凡此剪裁補綴之方。在昔我佛山人譯電術奇談。已有前例。不自鄙人始也。書旣成。因書數言於卷首。不識讀者以爲如何。民國四年安吳胡寄塵識。

小奇情  
說情

# 孤雛劫目錄

|     |    |    |
|-----|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賣兒 | 私逃 |
| 第二章 | 被拐 | 遇救 |
| 第三章 | 鄉居 | 應雇 |
| 第四章 | 奇遇 | 遭忌 |
| 第五章 | 郊游 | 訪友 |
| 第六章 | 涉訟 | 凍餒 |
| 第七章 | 拒捕 | 逢友 |
| 第八章 | 經商 | 見母 |

小奇情  
小說

# 孤雛劫

瘦腰郎 譯

安吳胡寄塵潤色

## 第一章 賣兒 私逃

話說有一天。是個暮秋時候。天氣半陰半晴。太陽乍隱乍現。這太陽的炎威。已漸漸消滅了。好像專制皇帝季世的態度。其勢力已無可畏。回想當日炙手可熱時。不啻另換了一副面目。然而萬象淒其。衆芳搖落。這一種蕭索慘淡的景況。也不是個興隆氣象。這一天法國離巴黎六十里鄉村內。有個農夫立在他自己門前喂馬。他的屋是一間老房子。牆上的泥和灰都已剝落了。大約是他曾祖手造的。歷傳至他手。並沒有修理過。門外兩株大楓樹。也是百年前物。清霜既降。楓葉紅了。可代表農夫灌飽了葡萄酒的容顏。這時田中麥子。已登場了。馬也閒著沒生活可做。可以逍遙自在了。然而他的馬。却因夏間做工過度。

疲羸困憊。好像成了癆瘵之病。這時正在調治保養。尙未復原。這時屋背後牛奶棚中。走出一個婦人來。衣服樸實。容顏粗陋。一手拿著牛奶罐。一手拿著蕎麥種子。其狀甚是忙碌。好像全副的精神。都注在家政上。一望便知是農家主婦。農夫見婦人出來。便問道。蘭綿這小孩子太頑皮了。這時還不回來。又不知到那裏玩耍去了。主婦道。請汝恕他。他實在不是貪玩。他這兩天同勃萊尼村中一個孩子名喚麥根山的相識了。天天從他學筆算認字。知識很有進步了。農夫道。學筆算認字。有甚麼用處。主婦道。這是叫做普通的知識。是人人應該有的。國家方有強迫教育的命令。人家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齡。不送他入學堂讀書。便要罰父母。蘭綿早已過這個年齡。幸沒有被政府查出。所以沒有罰汝做父親的。他自己有志向學。虧汝還要攔阻他。農夫道。這些事我都不管。我心中所慮的。是家中葡萄酒已完了。明天的日子怎樣過。主婦道。葡萄酒到還沒有完。但是麵包已完了。農夫聞言不語。噙唇作響。效百靈鳥鳴。以消遣這無聊。

的光陰。不多一刻。遠遠的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跑來。一面走一面說道。那裏百靈鳥叫。農夫一見孩子。便道。蘭綿。汝如今長大了。可以自立了。我明天將汝送到巴黎商店裏去。自謀生活。蘭綿道。這事也好。只是離不得父親母親。農夫道。汝只管去就是了。有甚麼離不得。農夫正要接着說下去。却被主婦一言打斷了。主婦道。這話是真的麼。農夫張著目扳著臉道。誰來騙汝。說了這句話。却又放開笑臉。向主婦道。待我細細的和汝說。一面便拉着他的袖子。往屋裏走。一面吩咐蘭綿道。蘭綿。小心看着馬。不要任他亂嚼籬笆裏的白菜。這句話分明是攔阻蘭綿不要跟他進去。蘭綿那裏知道這個意思。只當真是要他看馬。便走到籬笆下。倚樹而坐。眼睛望着馬。心裏想他的算學問題。自思道。譬如一匹馬。每日吃一束草。兩匹馬。自然是每日吃兩束草。然而馬的大小不同。食量便不同。譬如有人拿這個問題來問我。我必要先問明了兩馬的食量是不是相同。然後決定我的答案。倘若食量相同。便是兩匹馬吃兩束草。倘然不相同。

我也說吃兩束草。這個答案便是錯了。他一個人想了一回。還是在那裏出神。忽聽見他母親呼道。蘭綿。天晚了。汝可進來罷。蘭綿聞聲趨進屋子裏。只見他母親淚痕滿面。想是剛才父親對他說吩咐我自謀生活的話。有些捨不得。心裏便覺得難過。心中一片悲酸。雖不可見。然而這兩眶眼淚。便是代表。蘭綿這時亦有些忍不住。幾幾乎要哭出來。却恐自己哭了。越發教母親傷心。便忍住了。剛剛這時農夫遞過兩片麵包。兩個雞蛋來。給蘭綿當晚餐。蘭綿向來晚餐除了枯麵包之外。雞蛋牛肉這些東西。是不容易上嘴的。今天他父親却給他兩個雞蛋。分明是明天便要離家作客。這便是餞行的意思。偏偏蘭綿今日腹中早已裝滿了愁苦。這樣美味的雞蛋。再也吃不下去。雖然勉強吃了。然雞蛋的滋味終被愁苦的滋味奪去了。食罷。天已暗了。太陽已沈入地底下去了。屋外雖然還有餘光。屋裏却已黑漆漆看不見了。蘭綿抓到自己牀上睡覺。預備明天早起聽父親的吩咐。往巴黎商店去謀生。在目下拋撇父母。單身作客。雖

是苦事。然將來的出身。確比農家高得多。纔思至此。心中便有幾分快樂的景象。這時已是八時以後。一輪秋月。從窗格子裏射將進來。照地如霜。黑暗之斗室。與蘭綿憂鬱之胸襟。一齊光明了。蘭綿橫豎睡不著。便跳下牀來散步。纔跳下牀。忽見屋角立著一個女子。蘭綿嚇得一跳。只聽女子低聞道。蘭綿我兒。母親在此。勿要驚怕。又道。勿要高聲。恐被汝父親聽見了。蘭綿忙走過去抱著他母親的頸。以吻親額。他母親啞著喉嚨說道。我可憐的蘭綿……說著便又咽住了。再說不下去。蘭綿也陪着流了兩行淚。他母親更嗚嗚的哭起來。蘭綿轉來慰藉。勸他母悲。他母親那裏肯聽。直等到眼淚流完了。纔止了哭。向蘭綿道。蘭綿。汝父不是汝的生身之父。汝母也不是汝的生身之母。汝是十年前在麥田裏拾來的。不知誰家之兒。可憐我半生沒有子女。也就把汝當親生之子看待。這麥田裏的話。也不必向汝說了。奈汝父當初抱汝來的時候。境况尙好。所以也很愛憐汝。現在家貧了。多了汝吃飯穿衣。便要把汝賣了。落得幾文錢使

用我雖然。百方勸諫。那裏能挽回得轉。明天送汝往巴黎商店。便是汝同我家永遠斷絕關係的日子了。說着又哭。此時蘭綿聽了這話。心如刀割。每一個字從他耳朵裏進去。便有一點淚從他眼眶裏出來。他母親又道。蘭綿。汝當初臥在麥田裏的時候。衣襟上還有一條白紙。紙上畫着朵紅蘭花。想是汝親身父母留的暗號。將來儵然重逢。便好相認。若問他們丟汝在麥田裏的緣故。却不知道。想來總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如今不能保護汝了。汝這孩子。又聰明。又強健。後來必有好處。如今把汝親身父母留下的暗號告訴……這句話猶未說完。忽聽得農夫咳嗽之聲。兩人默默無言。各自安睡去了。蘭綿睡在牀上。自思我這一去。永永無再到這個村莊裏的日子了。我父我母。如今知道不是親身的。到把難舍難離的心事拋撇開了。然而我母待我。却也不薄。我將來應該如何報答他。還有勃萊尼村的好朋友麥根山。從今一去。也不能再見面了。可憐他還在夢中。那裏曉得我的境遇。恐怕今天晚上。還預備著算學問題。待我去。

解決。那裏曉得昨天的談話。便是末次麼。論情論理。我也少不得走過去和他話別。但是明日這個時候。我已做了別家的人了。從明日清晨至晚間。便要從這裏走到巴黎。那裏抽得出閒功夫去訪麥根山。蘭綿左思右想。轉側不安。不多一刻。這遙遙的秋夜。已過完了。東方曉色。漸漸的向窗紙上現出來。蘭綿一夜無眠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便已支持不住。不知不覺的沈沈睡去。恍惚之間。到了一個地方。當面一條馬路。約有兩三丈寬。馬路兩旁都是一排楊柳。左邊楊柳之外。便是草場。右邊楊柳之外。便是厦屋。這個地方。分明是個熟地。却一時記不起來。馬路之上。斷絕行人。只聽得黃鶯聲聲自囀。黃鶯的聲音。好像喚着自己得名字。却又不是蘭綿。是另外一個名字。低首沈吟了一回。忽然大悟。便狂叫道。我知道了。只此四字。便自己把自己喚醒了。始知是一場大夢。睜眼看時。他母親却坐在他身邊。聽得夢中自呼。便撫着他胸膈道。蘭綿我兒。勿要驚怕。蘭綿看看壁上的日影。已斜到屋角邊去了。知道已是午餐時候。蘭綿便問道。

父親在那裏。他母親道。清晨便起身往巴黎去了。蘭綿聽了。又喜又疑。便問道。如何不同我去。他母親道。想是爲汝的事。先去同前途交涉好了。再來帶汝去。蘭綿道。今天想是不能回來的。他母親道。大約明日回來。蘭綿自思這個機會。却是天賜的。我正好趁這空兒到勃萊尼村和麥根山話別去。這時他母親早備了牛奶麵包給蘭綿果腹。蘭綿吃罷。便一口氣跑到勃萊尼村尋麥根山。麥根山一見蘭綿。便道好朋友。汝來了。我正在這裏記着汝。蘭綿道。我來和汝話別了。麥根山驚問何事。蘭綿便把昨夜的話。從頭至尾。告訴麥根山。麥根山年紀比蘭綿大些。膽子也比他大得多。聽了這言。便道好朋友。這農夫既非親父。如今又要鬻汝。將來爲奴爲隸。正有無限的痛苦。我爲汝計。不如趁這空兒。一縷烟逃走了。他也無奈。汝何。蘭綿道。却逃到那裏去。麥根山道。曙大的地球。任便那裏好去。前途雖然險阻。也無可怕。便是討飯終是自由。遠勝於爲奴爲隸。永永受他人的束縛。我雖然是個孤苦的孩子。不能助汝籌金錢。却能助汝想。

計策。蘭綿被他一句話提醒了。立起了逃走之心。畢竟蘭綿是個好孩子。他這時對麥根山道。我逃了。自己到也自由。只是難爲了我父母。父親受了他人的錢。沒有人交給他。必要向母親吵鬧。說他在我面前漏了消息。任我逃了。這却如何是好。麥根山道。這些事汝不要管。我自有法子調停汝父母。必不使汝母爲難。這時天氣已不早了。我便代汝預備應用的東西。並告訴汝所往的路程。汝在這裏吃了晚飯。便可動身。蘭綿一一答應。未幾晚飯已吃過了。麥根山領著蘭綿。走到一個荒僻之所。早有一隻小皮袋。放在那裏。麥根山指著道。這袋裏的餸糧。可供三四日。餅乾麥酒以及自來火洋燭等物。途中應用的東西。也都有的。汝携着此袋向東走三里多路。有一條大橋。過橋再走數步。便有農家可以借宿。明晨再向南走。越過一座高嶺。便有大道。可到眉細埠。既到那邊。汝便向工廠裏投去。尋個輕快的工藝做做。便可自謀生活了。蘭綿如教。與麥根山握手而別。彼此叮嚀再圖後會。行了數步。蘭綿又回轉來道。我此去必要變

了姓名。後日我們各自長大。容貌也變了。偶然相逢。那裏認得。汝這麥根山的名字。也不至于更改的。我如今先把更改的名字說與汝知道。言罷。沈吟了半晌。始抬頭道。這個名字我到也想不出。麥根山君。汝替我想罷。麥根山道。名字還是汝自己想。我但記著蘭花的暗號在心中。便已穀了。蘭綿點首稱善。又重與麥根山握了手。乃直向他前程而去。麥根山望見蘭綿去得遠了。影子看不見了。然後一個人慢慢的回來。這裏蘭綿一面走一面想。第一件事便是。要改個名字。想了半晌。纔想定了。叫做普耳。做書的以後便稱他普耳。不稱蘭綿了。

## 第二章 被拐 遇救

話說普耳走了一回。約有三里多路。目中所見的都是叢菁密樹。耳中所聞的都是猿語蟲號。對著這種蒼涼景象。不由他不膽寒心戰。勉力而前。直至走過了一條橋。便算自樹窩中走出來了。雖然這時天色已晚。却比樹窩中陰鬱的

光景開朗得多了。投一個農家借宿一宵。明日天明。起身上道。見南面一座大山。奇峯峻嶺。高插雲際。便是麥根山所說的。越過這嶺。便有大道。直到眉細了。在遠方望見。分明是巍巍的高山。不知有幾千萬尺。誰知循羊腸小徑向山走來。不知不覺的走了三四里路。却不見有山。普耳心中有些疑怪。回頭一望。見遠遠一家一家的茅屋。但看見屋頂和煙突。炊煙縷縷。盡從腳底下向上而升。依稀辨得是昨夜所宿的村落。始知己身已置在山腰。行過的三四里路。便是一步一步的登山。身在山中。反不見山。所以有這種景象。普耳是個靈敏的孩子。每遇著新奇的事情。便觸動他新奇的理想。他這時便自思道。我們小孩子自小而大。也如登山一般。一年一年的漸漸長大了。却說不出今日長長了幾寸。昨日長重了幾斤。只是拿七八年前的照片來看看。便如立在山上回頭望。昨夜的宿處了。想到這裏。好像致格家發明了新理一般。喜得亂跳。也忘記了自己的身子。處在何等的地位。只管狂呼不已。想了一回。再向前行。便有一座

茅屋。這屋的結構法。還是百年前的老式。却是粉了又粉。刷了又刷。好像屋東全副的精神都注在這房子的裝飾上。室之中央。列著一張大菜桌子。四周圍著六張籐椅。挨著窗子便是一榻。桌子上擺了幾個茶杯茶船。一隻咖啡壺。原來這便是咖啡館。供來往的人在此休息的。普耳正想走進去。忽思囊無半文。這個地方如何走得進去。雙腳却已疲乏了。便挨著窗子。坐在牆外。打開皮袋。拿出餅乾來吃。吃罷。回首望望咖啡館裏。只見大菜桌子邊。坐了一個老婦人。年紀約在五十上下。額上的皺紋。好像秋天的柚子皮。兩腮凹下。愈顯得鼻子凸出。且兩腮凹了。也是代表他牙齒已落的意思。雙目深沈銳利。好像鷹眼。任是甚麼物件。纔一出現。他總比旁人先看見了。身旁立著一個女孩子。約有十三四歲。到生得丰神瀟灑。眉目秀麗。便是天仙化人。不過如是。孩子稱老婦人爲母親。可知是他的女兒。女孩靠著婦人。寸步不離。好像雞雛跟著母雞的樣子。普耳身長農家雞雛。繞母是看慣了的。然當日自己未嘗離母。也不覺有甚